



# 难忘恩师忆当年

□ 沁 心



东风夜放花千树。1979年,改革开放的帷幕在中华大地徐徐拉开,教育迎来百花争艳的春天。

为提升沁源县教育质量,县里决定由沁源中学面向全县招收3个高中重点班,并把全县最好的十多个高中老师集中到重点班任教。所谓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!

当年参加中考,我有幸被沁源中学录取到重点班高50班,遇到了沁源中学最好的一批老师。代课老师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、山西大学和山西师范大学等名校毕业的
 老师。他们知识渊博、事业心强、课堂教学生动高效,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数学老师李子明,山西大学毕业。李老师是沁县人,长得高大壮实,皮肤黑里透红,讲课带点沁县口音。枯燥乏味的数学,从他嘴里讲出来变得风趣幽默,加上偶尔搞笑的肢体语言,常常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。在欢声笑语中,学生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功底。

升入高二后,语文老师王庆生接手了我们班。王老师山西大学毕业,沁源县韩洪乡上舍村人,高大瘦削,皮肤白皙,一对小眼睛,看学生时炯炯有神,讲课有身临其境之感,颇受学生喜爱。

记忆最深的,是王老师给我们讲《荷塘月色》那节课。他在讲台上,左手拿着课本,右手夹着粉笔,在空中比划着,用“沁普话”抑扬顿挫地读着课文。

不知不觉,我们眼前浮现出了“甜甜的叶子”“薄薄的轻雾”和“弯弯的杨柳”,甚至聆听到了“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”……同学们被带到月色里清华园那曲曲折折的荷塘边。

物理老师曾碧桃,北京师范大学毕业,湖南人,颇有江南才女的模样。她讲起课来,像打机关枪似的——“噶噶噶”“噶噶噶”……一节课下来,曾老师的脸上,头发上,胳膊上,前衣襟上满是粉笔灰,一个美丽的俏佳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白毛女”,深奥的物理课被曾老师讲得通俗易懂。

那时,学校为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生发展,在师资方面,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,唯才是举。

我们的化学老师姚宏,经常穿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外套,讲课声音不高,但很有磁性。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。记得他讲一会儿课,就会从裤兜掏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灰手帕,轻轻地在嘴角和面部擦一下落下的粉笔灰和汗珠,这一优雅的举止至今记忆犹新。

历史老师吴庭喜,和我是同乡,他学识渊博,当时已经年近古稀,但是仪表整洁,举止端庄,坐如钟,站似松,把历史课讲得生动有趣。

英语老师张谦兰,晋中市介休人,山西大学毕业,和丈夫一同来到沁源中学代课。记得入学第一节课,她登上讲台,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把教室扫视

一圈,便开始用英语来了一段开场白。大意是:我是你们的英语老师,我知道,你们有的学生之前没有学过英语,甚至连字母也读不准,更不会写。但是你们不要灰心,有我给你们代英语课,只要你们认真学习,保证两年后高考英语取得理想成绩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两年后,我们班的学生英语都考出了理想的成绩。张老师因为教学成绩突出,管理有方,后来成为沁源中学校长。在她的带领下,经过全体老师的艰辛努力,沁源中学由一个山区普通中学,跃进到全省重点中学。

那时,我们在私下议论,觉得张老师不像一个女老师,有点像抗战电影里的女游击队长。最令学生们感动的是,张老师怕耽误工作,临产时都没有请过一天假。一直陪伴着我们,把这一届学生送进高考考场,后来,大部分学生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。

那一批老师不仅教学有方,而且师德高尚,爱生如子,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们的生活、安全和心理健康。

记得,高一年级开学的第一件事,是勤工俭学。学校组织3个班的150名学生,到西山一个叫刁王坪的村子里采松果。

当时,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王万良,沁县人,中等个儿,高度近视,两个镜片似瓶底厚。怕学生在山上走丢,每天陪我们上山采松果。整整一周他和

学生形影不离,每次下山,他总要一个个清点学生,生怕走丢一个,比父母还用心。

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临近高考的日子,由于学习过度劳累,加之营养跟不上,高考前一个月,我大腿根红肿化脓,不得不去县医院做切除排脓手术。术后导致不能下地走路,更不能去教室听课,只能在宿舍土炕上看书学习。班主任王庆生老师亲自到宿舍安慰我,让宿舍郭安庆和崔志伟两位同学为我买药、打饭。高考备考那么紧张,下了晚自习后,王老师来指导我学习,还安排同学帮我把学习重点,在书上划线标记。正是老师和同学们如亲人般的关怀帮助,让我度过了高考前最艰难的时期。

高考结束后,王老师安慰我,考上大学当然好,如果高考失利,就回来学校复习,不要有心理压力。果然,高考成绩揭晓后,我以一分之差落榜。开学后,我在文科复习班学习一年,在各位老师的教学下,第二年我如愿考入晋东南师专中文系。从此,告别了我的恩师,告别了难忘的高中岁月,开启了我新的人生征途。

弹指一挥间,42年过去了,回首往事,老师们循循善诱的身影、语重心长的教诲依然历历在目,那些曾照亮我求知路的温暖瞬间,早已镌刻成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# 雨过终有天晴时

□ 李苏海

人生就是一场单向奔赴的旅程,起点藏在温热的娘胎里,那里裹着生命最初的心跳与希望;终点在一方沉静的棺木中,是岁月收尾所有故事的句点。而中间漫漫长路,才是真正由自己执笔的篇章——仔细想来,不过是场无法回头的旅途,哪怕曾走得跌跌撞撞,每一个脚印都藏着成长的重量。

年轻时总带着一身莽撞的勇气,把世界看作待拆的礼物,对未知满是期望,却不懂生活藏着的褶皱。等读懂柴米油盐的琐碎,扛起肩头责任的分量,回头望才惊觉,青春早已在朝暮交替里悄悄换了模样。那些在懵懂里凭冲动做的选择,后来都成了肩上的责任;那些用勇气换来的教训,疼过之后也成了铠甲——原来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,是摔过跤、吃过苦,仍愿意拍拍尘土往前走的坚韧。

我们总在时光里奔忙,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,从青丝染墨到鬓角沾霜,偶尔会在某个深夜停下脚步追问:这一生追着跑着,究竟要寻些什么?是案头堆积的名利,还是心底安稳的晴朗?其实人赤条条来,也赤条条去,世间财富名望不过是沿途风景,带不走,也留不下。倒是那些等“将来有空”“以后再聚”的遗憾,让多少时光在等待里悄悄溜走——我们拼尽一生为目标奔波,到头来仍会望着万家灯火陷入迷茫,可历经春秋轮回才懂,最该握紧的从不是遥远的期待,而是眼下的每一寸光阴。

走到50知天命的年纪,渐渐懂了“顺势而为”的智慧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执拗地与命运较劲,明白有些花开需等时节,有些错过不必强求。心里积了情绪时,编辑好的朋友圈会默默删掉,怕扰了别人的岁月静好;翻遍通讯录想找个人倾诉,最后还是把话咽回肚里。于是像往常一样,默默打开短视频,在别人的悲欢离合里对号入座,以此缓解内心孤寂。可如今多了份通透,看着别人的故事,竟能平静审视

自己的人生——曾经以为天塌下来的事,如今不过是人生长河里的一朵浪花,翻涌过便归于平静。

人这一生,恰似“人”字的两笔,一笔是前半生的执着,一笔是后半生的释怀,仔细想来,两笔都带着心酸。前半生总想着“要抓住”,为梦想拼尽全力,为爱人赴汤蹈火,把“拥有”当作人生的答案;后半生慢慢学会“放下”,知道有些人抓不住,有些路走不通,与其困在执念里,不如与自己、与生活和解。这份释怀到了50岁更甚,连孤独都变了模样——不再是年少时的惶恐,更像午后晒着太阳喝的一杯老茶,甘醇里藏着安稳。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,是与内心对话的契机,是看清自己的镜子;也不必强求人人皆为知己,毕竟最真切的温暖,从来藏在“刚刚好”的距离里,反倒是最亲的人与最好的朋友,偶尔会带来最深的伤害。

生活从不是复杂的谜题,你对它笑,它便会还你暖意。就像此刻窗外的雨,淅淅沥沥敲着窗棂,惹得心情莫名烦闷,可转念一想,天不会总阴云密布,电闪雷鸣、狂风暴雨都只是暂时。人生亦如此,年轻懵懂时的选择、懂事后果敢地承担,那些迷茫与孤独、不如意与小遗憾,不过是生活交替上演的“阴雨”。我们奋斗一生,终究带不走什么,却能在每一个当下,既感受雨的缠绵,也期待晴的明媚。

何必为这一时的阴雨烦闷呢?人生本就没有十全十美,那些摔过的跤、吃过的苦,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岁月里慢慢活成通透的模样。咽下情绪,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找共鸣后更该明白:不追悔过去,不焦虑将来,只把眼下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——去晒晒太阳,去尝尝刚出锅的饭菜,去抱抱身边在意的人。你看,雨过之后天边总会挂着彩虹;熬过风雨,人生总有属于自己的灿烂阳光。



虹霓飞瀑

本报记者 徐翔 摄